

嶺東鄉愚
吟草集纂

非夢集



非夢集

作者 陳少華

執行編輯 文若梅

封面設計 筱文

版式設計 喬峰

封面篆章 朱奇石

出版 香港天成出版公司

電話 36731302 傳真 36475922

E-mail tinshingpre@yahoo.com.hk

印刷 基信數碼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2756472

發行 耀興出入口公司

電話 36731302/97563158

版次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歲次丁亥)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506-013-2

定價 港幣三十八圓正

嶺東鄉愚吟草集纂

非夢集

香港天成出版公司

丁亥冬月暖陽臨窗校畢殘稿
思緒萬千初拾詩句始於異疆
情求寄意筆陷深淵墨著時跡
皆依舊編春花秋月積稿多年
藏屨越載憂難成章夜深自詰
字拙臆虔篇既成卷裏足無憐
唯其獻醜方為飛燕由是選撰
付梓夢圓重負已釋聊慰心田

出版說明

執筆學寫第一首格律詩詞，為丙子年赴南美始，時為西元一九九六年，其時在港稍事生意，但一直難見起色，兼之紛紛時人外徙，影響殊深，因之隨波逐流，決定西進南美，並促成匆匆行色。及於彼邦凡五載，靜處環境之下，多思多憶，不知怎麼便樂於下筆自撰詩句以乘心中情風，字出詞現，雖不雅致，卻也覺得頗可表露一時心緒，因之將勤補拙，大有沉迷此種樂趣之虞，卻也自知努力求正韻律格，唯學未精深，錯漏常現，導致回港之後屢屢欲將散落詩句結集而心耽意怕。壬午年曾自作小編，陋印作小冊子，稍為散播，及後反而後悔莫及，皆因製作粗陋之外，兼之不中不西，徒令受序者也蒙受不尊重。至丙戌年，重整理舊稿，驚覺又有些許新草吟就，但心仍耽於平仄韻

律不嚴。一日與奇石兄閑聊，旁及韻律事，他從衣袋中摸出小書一冊，厚如餅塊，小若細硯，謂可一查，究實他未作查證已朗朗出口，指正道誤，於是將心中此一積慮傾出，意欲請其指點謬誤，想不到兄欣然應允，於是促成吟草有名師批閱之幸。未及多日，奇石兄交回草稿，圈圈劃劃，批出平仄錯亂諸處，韻腳倒未見犯駁。他直言，雖然自古便求嚴謹待詩之訓，但卻不贊成為了此古訓而把原本美好詞句斬得七零八落，令讀者空徒嗟嘆，建議保留原來雖不甚嚴謹之平仄錯漏，不作他動，以維護由衷言詞之美。此一建議甚合心意，一來既可避去不少再生硬改動以遷就平仄之苦，二來也可自我聊慰，平慰心中常於字成句就之後萌生之欣喜情懷。有時想，不論詩詞或篇什，皆為心思心意之表露，若太過苟求舊律舊制，也確有言不由衷之扭曲味道。如此自我鬆綁，誠然是一種解脫，當然其中也不無包含一種自以

為是文字觀之意識，是耶非耶，自可商榷探討。本書版式裝幀全由作者自我裁作，美與不美只能說各花入各眼，但一份古韻味卻頗受朋輩贊同，也擺脫了壬午年那種過於草率製作醜態，算是還陳文惠先生樂意為之撰序的安慰，也從另一個角度回應先生對「文之炊為飯，詩釀之為酒」的勸勉感謝。不過，飯之為大眾所需，酒之為興所點綴，至令筆者醒悟，孰重孰輕，未敢輕佻扭曲。

序

陳文惠

我認識陳少華君自《園邊小蕊》始。一九九一年有文友轉交一冊印製精美的散文集，我讀著，被書中清清的筆調、濃濃的鄉愁感動了，真美！就像封面上的小花。文友告訴我，少華君是澄海人，去香港定居了，在澄海就是一個勸於寫作的作者。我對未曾謀面深感惋惜。從文章看，他是個性情中人，天生的文章作手。後來，他回鄉探親，縣文學社召開座談會，會上我們見面了。他談了這些年來在香港的創作生活：很長一段時間裏，他一邊上班一邊給報紙專欄寫稿，每天一早出門趕工，很晚才回到寓所，已是精疲力竭，還必須伏案疾書，完成報紙專欄等著的文章，日日如是。這時我才明白，他的文章不只是才氣的揮灑，更多的是磨礪的艱辛。此後，我就不斷讀到了他的著作：散

文、小說、遊記、雜文，還有許多文學評論。其勸奮與才能都令我佩服。在我的印象裏，少華君是一位優秀的散文作家。不料去年他在厄瓜多爾忽然給我寄來兩首七言律詩，這使我興奮不已，也驚訝不已。

今年，他在香港竟給我寄來一卷詩詞稿，內中五絕、七絕、五律、七律、詞，乃至六言絕句，諸體皆備，而且情辭並茂，自成風格。朱彭年先生在少華君《筆掠南美》一書的序言中說：「當一個人對文學的

摯愛到了癡迷的程度，甚至成為生命中的一部份的時候，還有甚麼困難和障礙能阻止他不斷寫作的衝動和激情呢？」可謂知人，用以看少華君對詩詞的摯著追求也適用。少華君為衣食遊，為文藝遊，也為交友遊，足跡遍天下。他以詩詞的形式寫其所見所感，必然帶來異國風情，別有一番風味。就如「雲移宇宙空，島落若長弓」、「初眠依沉壁，一覺枕浮城」的巴拉特洛之夜；「寄住綠山邊，求生汗淚濺」的

奧斯卡；「茫茫山嶠，劍谷橫腰抱」、「一入皇城傾萬戶」的柯多巴斯雪山；「皇門寂寂巡官倚，禁地玄機將帥馳」的厄瓜多爾總統府。他從萬里之外，擷來片風絲雨，令我們耳目一新。古人云：詩言志。如果我們不把這個「志」理解得過於狹隘，那麼古往今來每個詩人自覺不自覺地都是在「言志」——寫自己對生活的感受，且千姿百態。少華君在詩中說到他的寫作生涯時說：「素曉詩詞難煮餓」（〈自畫像〉），但偏不生悔意，要「長沾筆墨生真性，細伴書文獲妙猷」（〈贈琪生兄〉），大有「雖九死其無悔」氣概，足見他對文學藝術的獻身精神。「人生淡淡無雲霧，世態炎炎有障巒」（〈初春訪陳煥展先生〉），是對友人勉慰，也是對人世的警悟。我尤其喜歡「燈紅浪靜好聽潮」句，是哲理的詩，是對生活的深切體驗。「世上相思堪折志，人間苦難最傷情」（〈過基多移民局〉）、「思親萬里空存憶，

望梓千回苦寄吟」（〈陳氏祠堂〉），濃濃的思鄉意緒是他永遠解不開的情意結。少華君寫詩詞的時間雖然還不很長，但他說平時喜歡多讀詩詞，故其作品頗見功力。如「槳落舟行人似鯽，聲揚調起客如梭」（〈秦淮河〉）、「無心誤蘸雲間色，有意細啣日畔光」（〈晨窗畫室〉）、「推窗邀霧至，閉戶看風捲」（〈建邦舊憶〉）、「西湖雨，瀟瀟注，一船春傘遮遊渡」（〈釵頭鳳·雨中西湖〉）。對仗工整，下字準確。「無心誤蘸雲間色」，寫友人畫室準確傳神，言人所未言；「一船春傘遮遊渡」，把雨中西湖和杭州「天堂傘」融化在一幅山水畫中，絕美。他寫詩詞也如寫其他文體一樣，快！這是他的寫作性格。清人吳喬說：「文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酒是米做的，但已見不到米之形了。這就是說，詩較之文，詩對生活素材要進行更加精細的「深加工」，更需要精雕細琢，使之向更高更美的境界

界昇華。我對此沒有甚麼新見解，僅以先賢的話與少華君共勉。這是作者第一本詩詞集，可以預料今後將會有更多的新作問世，一如他的散文、小說之多產，給古老的詩詞藝術注入新的活力。他要我為詩集作序，今略記文緣及讀後感如上，權以為序。

古典詩詞之今讀今寫(自序)

我喜歡讀古典詩詞，不論是唐宋五代的詩詞，還是像周瘦鵑先生寫的現代古典詩詞。讀得古典詩詞多了，自然萌生了一種創作古典詩詞的衝動和折磨，但又在一種戰戰兢兢心理支配之下，未敢貿然下筆。人們習慣給古典詩詞安上「唐詩宋詞」說法，似乎詩應以唐時為最好，詞則以宋時為巔峰。我倒認為，這兩個朝代的詩詞都有令人心醉的佳作和令人賞識的詩詞家。在詩和詞這兩種體裁之中，我比較喜歡詞，雖然我必須承認，我不曾真正正看過一首配有樂譜的詞，但我對於長短抑揚、舒慢有致的詞節奏，更容易在心中引發共鳴。而且，一些極富民歌風格的詞，幾乎令我在一讀稍讀之下便能記住它，這是我對它惜愛的一種誘因。像李之儀的〈卜算子〉便是好例子：「我住長江

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這首詞讀來平易如話，一腔心思又傾瀉無遺，說它是佳作毫不為過。其實詞也即詩，可以說是詩的一種，只不過它必須受樂譜限制，按照詞牌來填寫。有些詞牌也常被用作題目，像〈漁歌子〉寫的是漁民生活，〈憶江南〉寫的是憶念江南的情緒。後來，填詞人不願意把詞的內容局限在詞牌名稱範圍之中，於是便再另加題目，這樣，自己喜歡的詞樂便可以配上自己喜歡的內容。這可說是詞的一種很自然變化，適應需要的變化及得到詩人詞家接受的變化。有感而發，是文學創作的一種動力，無病呻吟一定出不了佳構妙品。然而，現代人易犯的一個毛病就是為了應景，為了某種需要而埋頭在古典詩詞堆中，希望藉此引起共鳴，然後套到眼前需要的情景之中，奉命而完成詩作詞篇。有時這樣搜腸刮肚雖然

能湊合出一首詩一闕詞來，但也必然包含了成份不一的做作情緒。古人作詩填詞，雖不敢說沒有這種情況，但那些流傳下來並且得到後人賞識的佳作，卻都是發自肺腑之言。我讀過一些現代人寫的應景味十足的詩詞，譬如為了某個大節日、某種大建樹而奉命謀詩索詞，到頭來因為自己的心思一直懸於詩詞之外，湊合而成的句子實在無法撼動讀者心靈，引起讀者共鳴。一個人的生活面寬博與否，無可否認會令其創作的古典詩詞是否來得繽紛多采和寫出感人肺腑的篇章。但是，創作古典詩詞的關鍵因素，仍取決於其時其境對創作者心靈的撼動有多深，也就是說，不管人是一世困居於一鄉一隅，抑或浪跡天涯，要寫出經讀耐嚼的好詩詞，仍在於如何發掘感觸殊深的生活素材並將之凝聚成詩句。陳烈的〈題燈〉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富家一碗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碗燈，父子相聚哭。風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

無妙曲！」這是陳烈在北宋元豐年間題於福州古樓門大燈籠上的一首詩，因為那時的太守劉謹為了慶祝元宵，下令不論窮富人家，每戶一律捐燈十盞，以粉飾太平盛世。這首詩讀來平淡，卻意蘊深沉，聲聲如訴，句句似淚，令人憤慨不已。古典詩詞，不知是不是因為一個古字在前，便令現代人的意識為之受束縛，因而常常在遣詞造句上自縛手脚，不敢或不樂意拈用平常字詞。以詞為例，敦煌石室保存下來的唐初民間之詞，便是後來詞在文壇上流行的素稿，而且有不少作詞人一直用這種民歌風十足的詞句填寫出動人動情的千古佳篇。林逋的〈長相思〉又是一例：「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但總要有一些現代人，不知是不是認為一定要選用那些晦澀難懂或自命華麗的詞藻入詞入詩，以此顯示自己的學識或令詩詞的古典味十足，於是，讀

這些現代古典詩詞，有時就弄得讀者左查證右考究，還是無法理解詩人詞家意在何為。現代人寫古典詩詞，確實不應當去窮求那些舊味太重的事情作為創作素材或背景，而應立足現實生活之中的人物情事，才能體現一個時代、一種生活的面貌。當然，不論其筆下詩句詞句顯得深奧隱蘊抑或如民歌般淺白易懂，都應該有一種古典詩詞的韻味，這正是古典詩詞區別於白話文和自由詩的地方，也是由於古典詩詞受格律、排句、字數、押韻等等因素約束的特點。我十分賞識周瘦鵬先生寫的古典詩詞，他一生種花成癡，筆下詩詞多帶蒔花弄草韻味，令人好讀好解，又感受到濃厚古典韻味。這裏錄下他的〈一生低首紫羅蘭〉三首：「幽葩葉底常遮掩，不逞芳姿俗眼看；我愛此花最孤潔，一生低首紫羅蘭。」「艷陽三月齊舒蕊，吐馥含芬卻勝檀；我愛此花香靜遠，一生低首紫羅蘭。」「開殘籬菊秋將老，獨殿群芳密密攢；